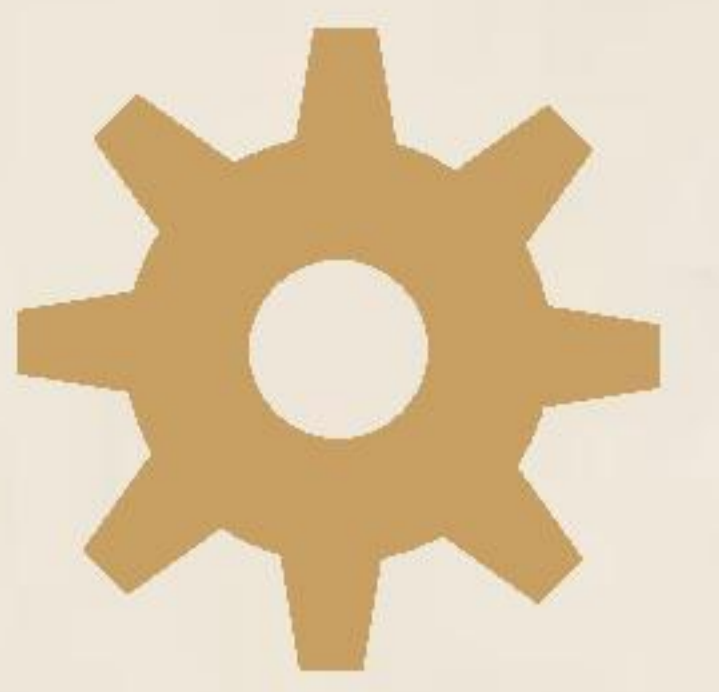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堂會與差會

之差傳協作

朱京華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牧師



根據香港差傳事工聯會（下稱「差聯」）對2023年1月《洛桑青年宣教大會：香港站》之130位參加者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，只有1位參加者在踏上宣教路時會選擇尋求差會同工的意見，但選擇尋求宣教士和堂會牧者意見的，則分別有60位和50位。¹ 差聯亦曾統計其差會會員於2022年的宣教士數據，雖然填寫問卷的大多數是差會，但是統計結果顯示，經堂會直接差派、不經差會差派的宣教士達81人，佔整體約20%，² 可見堂會藉差會差遣宣教士的這種模式開始有所轉變。縱然上述兩項統計並未能完全反映實際情況，但也讓筆者反思在此時此刻的香港，差會與堂會在差傳協作上的意義。

林兆源牧師早於1999年清楚地提出堂會與差會角色的分別、協調與配搭。³ 筆者身為堂會的牧者，在積極推動堂會肢體回應大使命時，曾經與不少差會同心協作，實在感恩！時至今日，隨著科技、通訊及交通運輸高速發展，以及堂會牧者與會眾對差傳更多委身、投入及參與，堂會及差會角色重疊的地方增多，筆者嘗試從堂會及差會彼此協作的角度出發，探究以下三方面：

✎ 培育會眾尋索宣教召命

既然差會同工專職於差傳服侍，為何在2023年1月《洛桑青年宣教大會：香港站》之130位參加者中，只有1位在踏上宣教路時會選擇尋求差會同工的意見？筆者認為，堂會的同工與差會的同工，若缺乏伙伴合作的經驗，彼此不甚認識，便難以於會眾尋索宣教召命一事上有所合作。

不少本地差會會定期舉辦聯合差傳聚會，例如：短宣體驗、崇拜、工作坊等，堂會會推薦及鼓勵會眾參與；而堂會在培育會眾及其尋索宣教召命的歷程中，牧者固然會對會眾提供切身、貼心的同行，但若能配以差會同工培育宣教士生命及服侍的經驗，讓有意獻呈作宣教士的肢體，可以同時從差會同工的角度，了解作宣教士的召命及實際面對的挑戰，會有助他們在察驗主的帶領時（無論是何時踏上宣教路、服侍哪個群體、參與哪個差會等），從更多向度去思考及探索。

另一方面，林兆源牧師在2004年提出：因着信徒更著重關係式的接觸，在新時代下，差會需要運用其優勢，包括過去的經驗，在差傳事工上作堂會的伙伴，使差會成為與時並進，又合乎民情的組織。⁴ 差會此際也需要與堂會內負責宣教的牧者、差傳部成員有緊密的協作，為堂會度身訂造適切堂會需要、更能回應處境的服務，與堂會一起具體地培育信徒更強的宣教心志，而非只是因循地重複過去大型聚會之模式及內容。對於有志尋求宣教召命的肢體，堂會的教牧可以尋求差會同工的協助，為之提供未得之民的資料、已上工場之宣教士的分享、短宣體驗之機遇等，以便為有關肢體提供更個人化及貼身的指引。

¹熊黃惠玲：〈2023洛桑青年宣教大會調查報告〉，《差聯文章Blog》，2023年6月2日。
網址：<https://hkacm1973blog.wordpress.com/2023/06/02/gounto20230607a4/>；下載於2024年8月12日。

²熊黃惠玲：〈2022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〉，《差聯文章Blog》，2023年2月26日。
網址：<https://hkacm1973blog.wordpress.com/2024/02/26/gounto20240103a1/>；下載於2024年8月12日。

³林兆源：〈差傳的模式——由教會至差會的鐘擺〉，《往普天下去》，1999年1至3月號，頁6。

⁴林兆源：〈差會與活力差傳發展〉，《教牧期刊》第16期，2004年5月，頁39。

差派宣教士

當堂會推薦合適作宣教士之候選人給差會時，差會除了需要甄別、核實之外，在差派他往工場前，也需要為其提供訓練、尋求合適的工場、安排隊工配搭等。據差聯統計其差會會員於2022年的宣教士數據，約78%的宣教士是經差會差派，這也證明差會在這方面與堂會的協作，仍是佔主要的位置。⁵ 其實熊黃惠玲女士早於1999年在〈差傳模式淺評〉一文中，已就溫德博士(Dr. Ralph. Winter)在1997年提出六種差傳模式(包括堂會直接差派模式)，清楚列明此選項之歷史緣起、重點事工、長處及短處。⁶

在現今香港的處境，筆者認識經堂會直接差派的宣教士，也不只是來自超級大型、資源充裕的堂會。這種差派模式讓候選人以「堂會宣教士」的身份差出，可提高其對堂會的從屬感，更深連結會眾與候選人及其服侍，激發整體會眾的參與，開拓堂會參與宣教的想像及落實地協作。雖然堂會對該名候選人的認識及其宣教負擔，可能比差會來得更透徹，但需要提升整個堂會的投入及參與度，除了堂會的領導外，還需會眾更到位的同行支援。因此，這類堂會需要向差會學習如何作差派宣教士的各項工作，差會也需要向堂會提供適切的支援，幫助有志直接差派宣教士的堂會學習相關的準備及跟進。

關懷及支援宣教士

現時堂會牧者及會眾與宣教士的聯繫及支援越見頻繁，有關工場及宣教士之第一手資訊，不再由差會獨有，故此，在關懷宣教士的生命成長及服侍方面，堂會及差會需要由衷及緊密地協作，以不同的切入點了解宣教士自身及工場的需要，讓宣教士及其家庭、事工，得到整全的支援，讓宣教士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服侍。

差會與堂會各有不同的關懷及支援方式與重點，客觀的指引當然可以用作彼此的參考及對照，但具體落實在特定的宣教士身上時，如何可以保留彈性及靈活度，而又不失整體性及一致性，實在需要堂會及差會以簡約的行政方式、重視生命及關係、依靠聖靈裡的合一及高度地協調。這可能取決於堂會與差會之間的溝通及信任，以致兩者都能配合神在宣教士的成長及事工上的工作。

無論是宗派或跨宗派的差會，都是被主興起、蒙主使用的信仰群體，感謝主讓差會與堂會有效地協作及配搭。期待聖靈不住地引導及更新差會及堂會，讓雙方學習在這世代以信心延續過去的協作之餘，有新的亮光及視野，與時並進，以更適切這時代的方式，履行主的使命。

⁵ 熊黃惠玲：〈2022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〉。

⁶ 熊黃惠玲：〈差傳模式淺評〉，《往普天下去》，1999年1至3月號，頁14-16。